

夜曲
Nocturne

一个孩子吃火，
却是巧克力味道。
洞孔飞翔。
睫毛沸腾。
金钱上了冻。
夏天变异
成硫化粉笔。
光与气在石中聚合。

格尔特·松塔克 (Gerd Sonntag)

«致帕萃西娅·佩提邦
——来自柏林的梦中书札»

格尔特·松塔克 配图

01

精疲力竭了，因他销蚀的心智日夜为世界观、阐释权和艺术而搏斗，画家躺着（早过了半夜），从深睡中逃逸，野梦奔涌，辗转于筹划构思，躺在画室的垫子上。垫子权当床铺。梦境让他忆起梦幻艺术。不安触碰他的睡眠。垫子前——在饼干屑和残蛛网、碎石膏间，在一小堆堆尘土和干颜料旁——赤脚，立着一个女人。白裙。白脚。她直竖食指摆动右手。有力，而单调——从这边到那边——带着人类节拍器不无威胁的缓慢节奏。眼睛中掉出了警告的言辞，那像紧闭嘴唇说：

“我唱碎石头，
或唱到它哭。
这，只有你才梦想！
你叫我艺术品？
我叫佩提邦！
记住！
你在想我？

你敢？！”

他的心肌变成玻璃。

02

惊醒中的突然——那像消失了。梦境放过了画家。他打破所有谨慎，想着那发声的作品，那是他在梦境之外听过、看过、经历过的：帕萃西娅·佩提邦的艺术。他沉陷旧眠，重入迷蒙，此刻——在重新开始的梦中——他，被倾诉欲攫住，轰轰烈烈，洋洋洒洒，给那位女性大师写信，仿佛与她稔熟相知。他笔下成画、成图、成言。然而：他的梦——那黑暗中的主宰——兴致勃勃把一切都搅乱。梦似乎耍着性子，潜入混乱，随意而纷乱，组合连环，上层梦境和下层梦境嵌套着窗户、走廊，形成许许多多的梦中梦，外加一些旁支梦境——一直到那最后、最小、沙粒般大小的尘梦。

他在梦中倾泻给那女歌者的言语之像也乱如坠花，这混乱里还剩什么？那是梦境让画家开口，所有的言语组成了信中信。剩下的也支离破碎，只留残词断句。线索和路径粉碎，时间被绕过。梦境拒绝时间顺序。经年故事滑入今夕，梦想和实现同一形体。

03

献给著名女高音梦中书札的第一段残章，信里梦幻图景开始抽芽。半睡半醒间称呼消失了，开头只剩寥寥数语：

……您做得太伟大了。

一众批评家、剧院经理、观众和使绊子的人能组成一支习惯于统治一切的大军，您却冷不丁让他们错愕——您以艺术占领了巧妙打磨的地带。——冷冷是说：您从容向前，无畏无惧。赤脚，多计，撇开安稳路径，也绕过文化祭司，闯入不可解释者的迷宫，进入难以言说之境，愈行愈深。您循着童年时即已嗅到的气息，迎着那静候您光临的伟大所蒸发出的苦涩而甜蜜的气息。这伟大乃是：艺术的千年之新。

您抵达那里。

您把自己裹挟在一个声音里，扮为女高音歌唱家。您以智巧骗过旧有习惯的守护人，撞开了登堂入室的门户，无人相信居然有此等门道。您是闯入者进入秘密厅堂，如一个大胆的强盗撬开艺术宝库席卷了那些生来就属于您的东西。您啊您，您这母狼！您这勇者！您拿走了您应得之物，因为它们本就属于您!!! 因为您就是您。——连成功也打不倒您。

04

另一封信中的句子在剥落：

……您作为歌唱家的成就……您……不知我……您所知的一切，……会……没有争议……声音……我写……艺术家如您……永不凋零的爱……破碎的……艺术品……在画中。

浮现出一个激烈的下层梦——在画家的内在之眼。在细微的裂纹、缺口和窄缝后面，在梦境摇摇欲坠的拱形隧道——脚下空虚地摇晃——梦者觉察到一场太空电影：歌唱家的太空旅行。他看到歌唱家在自己的歌声中抵达星座、深洞、地狱——想象力的银河系群——那里，可习得的条条框框的艺术无法阻碍艺术。他朝着梦向女歌唱家呼喊：

您开始歌唱，就诞生了新事物。您只拥抱遥远。时尚、媒体、技术——凡您兴趣所及，全成为您的材料。您艺术的组成部分。唱歌的手，说话的眼，身体的天赋（是的，您的身体也是天赋异禀），这一切所拱围的，是您声音的魔力，这声音积攒起您的小宇宙，就如一条有万千皱褶的裙子。我将其称为您的雕像，夫人，这雕像由您创造，也即您本人。这尊雕像上，万物皆谐和。

05

他的这些话曾有人接受吗？一阵轻风在写信者四周吹拂。像再次出现，游戏着“夫人”一词，掠过他香烟熏得灰白的脸颊，然后：——沉默着。

但是！：梦的景象在变幻，在旁支梦弯弯折折的角落里，画家遇到了两只眼的精光，何处需要地狱，那两只眼便在那儿喷射出地狱。这就是佩提邦的眼睛艺术。

他感觉到状态沸腾，他觉到激情，他看到贪婪 // 喜悦 // 欢娱 // 憎恨 // 哭泣 // 滑稽 // 恐怖 // 性欲 // 不幸 // 污秽 // 爱慕 // 幽默 // 绝望 // 辉煌 // 大笑 // 微笑 // 疯狂 // 以及……：一切力中的最强力：宁静。——所有这一切都在眼睛的语言中，只要大师一声令下，眼睛就唱出。

那眼睛支持着梦，带着一股使所有感官晦暗的严肃，在周围闪着钢蓝色的睫毛下低声说：

“如果我们该歌唱灰烬，
那便歌唱灰烬，
造就艺术。”

现在是画家这边的沉默。

现在他还不知，他后来才会把这场遭遇眼睛艺术的盛大体验付诸笔端。有一刻他虚脱了。他觉得自己虚弱至极，就像一位对舞台无用的戏剧家，剧院断电，他的冒险也随之熄灭——只有无助成了他唯一的忠实伴侣。

06

一个问题延缓了梦者元气的回归，这个问题像一条嗜咬的狗来袭：

“什么是艺术？”

作为答案显现给他的，是出生这件大事的模糊画面。出生不需名姓，但事实宣告它的存在。受此鼓舞，他再度聚焦于那位女高音歌唱家：

您爱艺术——艺术也爱您。艺术以其毫无保留的清晰守护您。自从艺术在您的帮助下睁开深不见底幽黑的眼睛，您就被艺术攫住了。您是那好妒、强大的女主宰的情人。

您毫无保留地被艺术紧紧攫住，从此便心无旁骛——您必得如此，您无法不如此：您给大家展示，当新与古人的才智交欢时，艺术——若有您这样的艺术家加持——可以达到什么高度。没有艺术家如您，艺术就不成其为艺术。

这时，写信者头脑中袭来一个苦涩的念头：总有一日，这位歌唱艺术家的所想和所创新会成为已有之物，如空气让人呼吸，街道让人行走。受到这个念头的牵引，他给艺术家写道：

那时，必会有另一个伟大的灵魂打开艺术的金库。那将是眺望远方的目光。而现在，您每迈出一步，我便看到，您从一个星座遨游到另一个星座。

07

夜泄开闸门

画家的语言如洪流般涌进，
那些言辞为帕萃西娅·佩提邦的艺术庆祝。
她的艺术无处不在：歌剧厅、剧院、
数码化传播的所有空间，也有小小的情景剧舞台，
临时的应急舞台，在爵士乐地下室、
逼仄如烟盒的俱乐部的杂乱电线之间，
抑或搭在巴黎繁华街道的巨大露天舞台木板上，

或那些仅存的达-达-主义者的纹饰里。

08

梦断间歇
Traumbruch und Pause

梦境推移着他的情绪叫他意外。对秩序的渴求从洪流般的混乱中捞出一些残破碎片，他整理成章节，辅以标题。下一封信是以梦者的设想开头。他向歌唱家许诺并预告为她献上画、像和文字。一个在秘密中燃烧的愿想？或许吧。否则无法解释这开头。

09

亲爱的帕萃西娅·佩提邦：是时候了。我为您作一幅画，全然没有分析，只画出感知的产物、对您的艺术的想象。在画家所喜爱之处，他让森林醒来，也让高山睁眼。

雕像，衣裙和万千皱褶
Die Skulptur, das Kleid und die zehntausend Falten

人们若因她的艺术功效而观看她演出，就得为她献上一篇散文，或者，更确切地说，献上一首诗。我写不成诗。但是我要借她魔法裙上千万皱褶中的几条作一速写，在她唱着让绘画世界走近，并成为自己的伴侣时，我是如何感受她的光芒。我将放任偶然，我将粘接片断。记忆在幻想中找回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收缩。我的笔力不逮、或者您不满意之处，您就撇开吧。现在我在蓄势，一如您一直蓄势，然后将一切抛向您。

您缔造出生
您实现梦想

幽默为您把握方向。
真实支扶着您。
深刻无所不在
您攫住激情。
您表达出化身。

简短的句子，您把对您最重要的话串连起来。
这些话我还将重复。

10

一克重的幸运
Ein Gramm Glück

谁纵身于赞赏的烈火，就要冒在火中蒸发的风险。但我等那将来的。如果我体内仅有一克重的幸运，我也会紧紧留住它，只要它尚温暖，就为您融化它，并将它化身于一幅琉璃画。因为“化身”是属于您的第一个词。凡涉及到诗人和作曲家梦的困窘，就是您将它们化身。我想起一幅不断运动的画面。

那幅不断运动的画面，——如下一断章所透露的——也打动画家，它就是帕萃西娅·佩提邦演绎的一首西班牙摇篮曲。她赤着脚，手指舞动，卧在一个合唱团前演唱，给了这首摇篮曲一个新形态，以歌唱、以游戏，把曲子的效果表现得淋漓尽致。

11

《摇篮曲》与《骚动》
"Canción de cuna" und "Anda Jaleo"

声音、图像和雕像。倘若只有这幅画——这幅普雷耶尔厅的艺术品，能展现您的才能，您的凯旋便已完美。您给了夜一次变形。

您以自己的艺术勇气和手指之歌将这首摇篮曲化入自己身体，把它变为向内运动的雕像，浸在您的光芒色彩中，作出了一幅绝美图画。

无物不汇于其内。您和着运动、声音和身体随着乐曲一起浮动。缓缓的、带着女诗人般的想象沉浸在梦境中，您将地上的《摇篮曲》再次带到世界。这是身体、梦境和思想的作品，而您是荟萃这诗、歌、画、舞、雕像、灵魂、勇气等等所有一切的母亲。

回忆在这里中断。更多的词碎裂，有的阙失。信的残篇断断续续留下这个句子：

……谁人魂销，……将向您倾倒。

12

!!! 且看!!! 好一阵波浪起伏! ——就在同一大厅，您用身体艺术把鸽子的蜷缩变得可观可感，您以歌声从身体中爆发出“骚动，骚动”，把凶杀之舞掷向人群——那是在鲜血崩溅的西班牙广场上的射杀——这一切被您的身体内化。您有如一阵旋风，加上三位音乐家的助阵，把洛尔迦的幻境和图像乱卷在空中。您站在他们三人面前有如一个安达卢西亚的执手，给同伙打气。还能等待什么呢？兴奋的观众倾听着，一张弓紧绷在整座大厅——没有任何声音不是从舞台传来。

然而!：大脑的活动猝然瘫痪——电击!

能量在您周身翻涌，目光撕碎。最后的轰击!

我一再看到它出现在我面前，亲爱的帕萃西娅·佩提邦，那是您的脸。它不顾自己的美丽，紧绷每一块肌肉，为声音的反抗蓄力蓄势。

! 啊，那歌声! 这时，一个超凡的动物——受伤的生命——喊叫起来，一个被追赶的、正挣扎着站起来，最后一次绝望地纵身——冲向敌人。

这声音! ——在这像中!：会撕裂人!

以前从没有人对您说过吗？要是洛尔卡能听到、看到，该有多好!

迅速给演奏者一个手势——朝观众席给一个微笑——大厅里所有悬着的心都放下了。
是的，这就是您的演唱，仅用这些话难以描述——这些大家已然明白。
但大家忘了说：

在您的艺术中，您狠决地将一切习惯的魔咒灭绝。

13

阿琪娜被毁

Das Zerstörtwerden der Alcina

您唱的是怎样一个场景啊。您的身体和声音同舞台和声共振。爱情尸体的灰白镶着边，被聚光灯镀了金：悲惨洞穴。最后一幕的阿琪娜。这一幕是衡量您演唱价值的标尺。您深思楚楚的声音，宛如切里尼的手，从歌剧现有的材料雕刻出一幅简图。恳求。——洞见。——不幸。

发生了什么？

您的才能举足轻重，有着持久的柔和压力，在这压力之下，绝望的绝对性，那可怕的终结，变得可感可知。所有的希望碾成齑粉。那女人一点点失去魔法、最后彻底绝望，您唱得她泪流满面，此时，“未来”这个词如空荡荡的房屋，轰然倒塌。

“天才”这个词

Das Wort Genie

或许您的艺术遨游于声音之上？因为您凭借梦游者的力量，在最后的最后，超拔了歌唱家之所能？很可能，您不会接受“天才”这个词——文化界消费这个词不异于罐头香肠——但这并不影响我站在您一边，我将这个词如是用在您身上：您是思想的化身，您是无数的消息，那消息来自一支田地上挺拔而出的麦秆，它不畏风云变幻。

14

没有时间的空间

Der Raum ohne Zeit

梦境阶段的推移：画家在谱写序曲，他用女高音的魔法微粒把序曲感染浸透，魔力瓦解了他自作聪明的企图。梦境给他草构出一个情景：把他的信变成一个水壶，他用自己的语言加热它。这情景发生在一个人狂饮、大笑、嫉妒、思考、惊叹的地方。那里，人们信步在众多的世界旁走过；那里，声誉不可磨灭。那里，人们将欢庆与女高音的邂逅，迎接她。画家把这画面传达给她：

在那唯一没有时间的空间，我看到您将其当作栖所。

那里，逝去的大师们向您走来，跟您交谈，谈手指、形体、绘画、雕像和运动，也谈电影、色彩、变装、面具和画面——他们和您谈论激情。——梦吗？

不，这不是梦。给我的幻觉把控方向的，是确信。确信您那些不朽的同行将在那里静候您，确信您会到达他们那里。毕竟您打开了他们的宝库。

也许，您自己唯一不知道的，是您会到达那里。但是我不认为有这种可能，我相信，您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会被接引。是什么让我相信的呢？——是您的手，亲爱的艺术家，您的手。

15

溺水之蚊的翅膀

Die Flügel ertrinkender Mücken

有谁曾见过双手的吟唱？在亚洲，人们能让手指跳舞——那是在神庙里——可那里手指是否也会唱歌？我可以给您形容一下吗？为您——您运自己的声音就如一位丹青高手运笔书画——画下我的感知？

琴师拨奏琴弦——您那会吟唱的双手便要求每个手指起舞。这是不定形运动的序幕。人们观赏着，欲要沉浸到这画面中，吮吸它、啜饮它、享受它——它稍纵即逝，然后：结束。//——然后，猛地一下——您的双手向

前跃出，像是要招架击打——您发出一句声音——手指已再次起舞，现在如落入溪流中的蚊子的翅膀，它们唱出那最后的颤动——然后!!!——突然，您的手抓进空中决绝又坚定，仿佛它们属于一个暴怒的摔跤手，在民族的竞技场摩拳擦掌，要击毁那竞技场——连同所有观众的脑袋。

您的天才有目共睹，那天才如同生活在暗巷的一道道房门口——潜伏在每个示意之后，每个间隙之后，每一吟唱的词语之后，会冷不防从那里跃出。时而狡黠一笑。

16

当那个间歇梦还欲在佩提邦身体艺术的情色中驻留时，无数梦中梦的其中一个在酝酿一场风暴。梦中梦脱了线，如翻卷的瀑浪溢出，涌入内脏的记忆，进入书写梦中书札的眠者的细胞。这扰不到上层的梦。这个梦保护着自己的堤岸，抛下锚，让做梦人想起，早先的梦如何将佩提邦的作品当作雕像状摹：

代价与付出 Preis und Zahlung

在您雕像众多褶皱的一条中，您保留着您的特殊能量：思考的力量。

您了解传记中的作曲家、诗人、画家，传记中的迷惘、搏斗，断裂，知道那些无法度量者的代价。这一认识在他的才华中复活。您勇敢地保护您的才华，使其免遭有害的实用性的侵蚀。实用性是行业的晚礼服。也正因此，我才将这些话推到您面前，您是诸多事物的加工者，一位从未导演失误的女人：作为独唱家，您亦即自己的导演。

在歌剧中的合作中——我有这样的预感——导演会产生问题。我预感到会有阻滞、误会、强制，但是我的绘画不会介怀。我的画归指于这位女士的光芒，她是彻彻底底的艺术家的，不满足于杂耍式的表演，她是在绘制天赋的心电图，这天赋随着您的艺术而扩展——而不惜为此付出代价。而您这位被掌声欢迎的、永不停息永不满足的女士：

您在付高昂的代价。

17

在音符栏 Im Notenfeld

您洞察一切，自然也知道，我明白人们在您面前无法伪装。人们理当赞颂您，但为您的艺术起见，您不可为夸赞动心。您是您艺术的掌舵者。您设定极限，然后：超越极限。您举轻若重——您的声音驾驭着那重，就如一阵风吹拂着起头发里的灰尘。

在一切之上您的温柔守护着，

酣睡的力量形成的一个壳。

森林在旁倚着，

欢趣啜饮伤口

尖厉的嘶鸣，低沉的声音，

痛苦在乐符场瑟瑟发抖

您用眼睛举起它，在您将痛苦唱出作品之前，您陪伴它穿过总谱——审慎而轻盈——仿佛您是一只蜻蜓的伴娘走在通往它命中所定的路上。我就是这样画下我的感知的。这赋予我的画以线条。

18

返回的场景 Ein Umkehrbild

在这个// 睡眠 // 阶段， // 开始清理工作 // 潜意识//， //梦里的像 //再次返回。//那画面停留， // — // 周边的金箔使画面柔和 //— // 纤细的手 // 藏在//头发 //丹砂的灌木丛中。 // 头发下， // 额头的小丘下， // 太阳镜框的 // 铜 // 变成青色。 // // 镜框里 // 两片银色 // 镜片， // 抛得净光， // // 闪着熠熠的反// 光。 //属于晕眩光谱的 //是一个托碟//半径的 //奇观。

画面倒出去了。// 镜片消失。// 预示着会出现怪像。// 双手// 从容离开 //头发。// 手指// 小心地 //— // 而又不慌不忙地// 拨弄两个瞳孔，// 拿走// 套在 // 胸前乳 //头上。// 金箔脱落。 // 笑的目光 //跳出。//从两个瞳孔的 // 管道里出来 // 预言出 //简短的句子：

“我们给你上点课。

欧洲看的是它想看的。

美国看的是能看到的。

你，热切的潜水者，看的

是不许你看的。

那不可挽回的离你遥远。

没有歌声曾为你搓安全索。

梦在你的睡眠里呻吟。

写作狂热是徒劳的。哦，反常状态。”

写作狂热顿住。// 确定性坠落// 一阵寒噤让梦着信的人 // 全身凉透。//他的下颌骨嘟嘟囔囔。 // 预言将// 鼻涕逼回肾脏。//肠胃里 //震惊在喧嚣。// 这短短清醒 //的一瞬间 //把画家拉回到 //信心的 //怀抱。 // 梦幻之境返回。 // 勇气燃起。 // 一封信 //重向 // 歌唱家诉说：

19

夫人！您一再为我们展现的是怎样的画面啊!!!

您的眼睛艺术声名远播。但是还要再提一点：在您的眼睛中，默片在敲鼓。只要您找到表达，您从不畏怯。

坐在音乐厅很靠后的观众，在手机上看着视频。您知道。您迅速唤醒自己的磁伴，让它对着观众。您把观众吸入眼睛语言的旋转木马，再把他们的愿望挤出来：他们愿意身陷其中。您让这场眼睛游戏开开关关——纵目远望直到山里面。仿佛要改变那里的色彩。

一刺戳瞎——您推翻了表演。那佩提邦的眼失去了目光。它变得可怕，变得大而冷漠。比让·谷克多电影里冷冰冰的雅典娜的眼睛还要冰冷。

您这位表演家对视觉神经刺激如此之强烈，这不是您艺术的最后一招。魔力还在继续。它悄悄潜过来。然后，如果突然到了那一刻，您将眼睛调成近视，人们便凝视深渊，深渊里的闪光就如耍着魔法珠的疲惫萨满婆的瞳孔。您是大师!!! 您让感官眩晕踉跄。

20

有生命的工具

Das lebende Werkzeug

尽管如此：亲爱的佩提邦，就算这画面神奇无比也被别的冲散。冲散它的是舌头的登场。舌头是您身体表演的明星、共情的使者。当您迫使它完成极致的工作时，您的舌会震动——一个活泼的小精灵，一个有生命的工具，它裸体却不羞耻，带着让人兴奋的强烈震颤。发声时这团肌肉骄傲颤动，直到突然受惊而翘起——就像链条上的一个弯拱，就像要逃离嘴的嘈杂，纵身跃入那已经被惊呆了的观众群中。

一幅日本的魔幻画面。

接下来倘若您将自己的肋骨拆开，把肺展现于众目睽睽之下；倘若那内部隐藏的洪流离开幽暗，冲刷剧场的前排，会让人吃惊吗？

21

狂风，航船和丝绸衬衫

Böen und Schiffe und Seidenblusen

我还要打开一条褶皱。那是您雕像很上方的一条。我现在要去往那里。为此我爬上一座摇摇欲坠的架子，几乎无法保持平衡。一句错话就会让我坠入深底。这会冒犯您，伤害您，这将会是我的大不幸。故事是这样的：

开头是（或者是偶然？）——我穿过一扇门掉了下去，那门通向您的作品。我随即看到了别的艺术品，您不理睬世俗的尖酸言语，信步朝那艺术品走去，亲自塑形，再生，创造：那便是您的脸。

22

为了体验您的歌唱，人们无需理解您的声音是不是从 c' 升到 a''，又从 a 升到 f3，或者升得更高。不用对水有太多了解人就能明白，海会淹死人——就如同——对——就如同在您的脸这件艺术品中也会淹死。

您的脸，狂风在四周鼓荡，仿佛您要让船翻沉海底，把
丝绸衬衫、鱼网袜、尼龙和首饰做的白日梦，
裹赶到忧郁的苍白，里面混合着武器、蜂蜜、大笑和
血。在您的脸这件艺术品中，感知在迷失——无助地迷失——
就像一只遭遇海难漂游的眼睛。没有救援。
这张工作的、搏斗的脸，温柔又有活力地聪明而
美丽的脸庞，您一切想法的化身，不求对
动作有任何迁就、任何理解，不要求任何人。从不要求。但它
发出强烈的信号。那信号是对爱最高可能的要求：

要包罗一切。

23

爱铸的巨像 Ein Koloss aus Liebe

闪电般的惊醒击碎了梦。回忆、思考、理念——梦介入了，照拂着所有这些，照看着画家的所有言语。画家再次转向女歌唱家：

这就是我想给您描述的包含一切的雕像。如果我把这惊人的作品称为用爱铸成的巨像，会惊到您吗？

内行和不太内行的、热爱您艺术的人：这尊巨像可以把他们所有人——就像举起轻盈的昆虫——都提升到一个没有重力的平衡空间，让他们感觉到幸福。它激发人的爱慕、能量、勇气，虽然因知道被摒弃被歪曲而受伤，却不以为意。

您的巨像投下巨大的阴影。您用这些阴影不经意间表达出一种辛酸，这辛酸来自那些横在每个最终无法克服挫折、在现实中翘起的人面前的东西。

您饱经风霜，您知道，当一个人周围的一切变成了骷髅，他会怎样。危险、损失、灾祸。您深深扎入现实，就像深深扎入梦的世界。演喜剧时，您如同嘲弄生活失火的画面。您用自己的声音捕捉怪诞，掌握它的变化，再以女神气息让其烟消云散。

在这尊爱铸的巨像后，疲惫的艺术交易术拖着无力而沉重的步子，像一个垂暮的看门人。

24

隐而不露的 Das Verborgene

您的幽默早已认清了事实，并微笑着绕开。您明白自己的地位。我写这些不是迎面呼喊您，告诉您那些您本已知悉的事。我只是想从那万千条皱褶中找出那条隐而不露的——以画笔的言辞。然而，无法言说者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吗？这样的愿望像不像在太空中试图攀爬？不管您的作品如何引诱我，如何迫使我寻找答案，就是为了您，我也不能停止这攀登。我只能提供一些残余——那是些变换的词义和句式隐秘交织的轨迹的继承者。这我提到过。在序幕中。

还有一个词，献给您——高贵的艺术家——我要大着胆子写下“爱”这个词。
您在所有观众面前表达您对自己事物的爱。那些都是您自己选择的事物。没有这种爱，所有的艺术都会枯死，或者根本不会开始呼吸。而且——您从旁观者那里发掘爱，就像发掘对已逝童年风景的回忆。

就是于此您也不会动摇。

25

这时，无声抛出的话语打断了梦中书札。

“你这画家！你做梦的人！成天在垫子上！——你懂什么!!! 你懂哪门子？”

他的睡榻前再次浮现出像。像合上她诉说的眼睛，张开左手。一道闪光照亮了梦境。手心里，寒冰纺成的线刺入手掌，闪着一行珠光色的文字：
“伟大的卡拉斯！”

但是梦知道那早已写就的内容，它念给画家，被他定格在信里：

卡拉斯。错愕。永恒者。荣誉和当下。偶像。大音。意义、历史和辉煌。——登台。鼓掌。舞台。

而您呢？亲爱的艺术家？

您孑然一身，您的卓绝不能毁于语言。您的人格也即您的作品。大众传感器起初只会感受到易受伤的边角，那是当下可然之事的血肉之肤。之后，亲爱的帕萃西娅·佩提邦，人们将隐隐感知到永恒。您的天才如麦田里卓然挺立的麦秆，充满魅力绽放在诸多色彩中，人们将细细评价这些色彩，细致到可以从一片晶亮的黑色中分辨出最细微的一丝色调——天鹅绒的，晶莹的，粗粝的。要状摹这一切无需学者，也无需批评，而是吟唱的诗人。——但是上哪去找诗人？在冥府吗？要赞叹您的艺术，必须由俄耳甫斯发出这惊叹。他会来的。这早已写就。您不也来了吗？

26

梦不会离开。只有白日梦能做到救赎的分离。

在伪装成十年的一秒里，画家失却视角。他晕眩。不安感让他自问，他给谁——醒着还是梦着？——写信？写给歌唱家的显现？写给她的像？写给自己？写给他的幻象画面？但无论如何，这像总是掺和，同时动着两只手，把书信梦和白日梦混合成发烧梦，让迷惘作向导。

—凌晨三点的迷惘
- Verwirrung um 3 Uhr fr üh.

脚和衣裙//如此洁白 // 她的像// 如从前。 // 白皙细腻， // 隐藏在金箔下的， // 是乳峰 //。 // 奶香气袭来 //。 // 温热的唇上 // 融化着 // 一种浅红， // 从手指肚滴落 //。 // 眼睛/化了妆的//玉 // 边框如此沉重 //以致于 // 埃及女神般 // 蓝绿色的恐惧 //射进 //梦者余睡里 //。 // 红色的洪流 //围掩着一切。 // 她的头发下垂着 //摩挲着他。 //——是 // 死亡和婚礼莅临 //?， // 是疯狂和艺术的合体// 莅临? // 是腐坏? // 是皮肤在想// 其身体? // 没有画面，没有答案。 // 德尔斐缄默。 // 一如湮没的语言那原始的绿。

27

称呼和亲昵度
Anrede und Intimitäten

在一长串接连的梦境中，当潜意识把对信任的渴望挤进了艺术家的头脑，当梦者期待希冀便是实现，那么在某一时刻，对于远和近的判断就会陷入混乱。梦者不得不面对这些。梦境在有些章节使他胆怯，在有些地方又让他焕发勇气。

其间变换的情绪也体现在称呼上。他踉踉跄跄从“高贵的女士”，到“亲爱的艺术家”，后来成了一个几乎已经有点尴尬的“亲爱的帕萃西娅·佩提邦”，然后升到大胆的简称“P.P.”。后来更是令人费解地一跃而成为“你”，此后便一直这样称呼。很可能是梦境中发生了什么，在惊醒前转瞬即逝。

28

在那地方，嘎吱作响的不是雪，而是空气
Wo nicht der Schnee knirscht, sondern die Luft

在两个交替出现的下层梦里，一阵歌声在画家耳朵中喧闹，那是歌唱家喊来刚果地区所有带翅膀的小昆虫，让它们鸣叫。帕萃西娅·佩提邦这是让丛林议会中的鸟儿开始辩论了吗？在声音丛林中——到处是嘎嘎、吱吱、噗噗、咕咕——这些声音之间藏着一声猫咪的尖叫。画家听到了，并写道：

————谜一般的艺术，在这艺术的拥抱之下，即使是最细微的理解力也会情绪高涨如发烧，满是喜悦地呻吟。如此闻所未闻之声由这女高音唱出来，只能让人喜悦。只要人们不压制住激情，觉得因此而获得理解力，他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一条皱褶从茧中牵出。一幅图像离开像。
在上层梦境的一扇窗前，窸窣窣响起新的声音，声音藏在了电子风景的金属叶片之间，因为远，几乎听不见：

“谨以此曲献给我的儿子。”

只是做梦者还不知这一点，但后来，在另外一件事情中，他对声音的描述喷薄而出。

29

又有信打断了：

这是什么？什么在引导你，从那里到这里？你来时是眼睛表演的歌唱家——而现在我听到正在唱歌的眼睛表演者。

旁支梦的细线从线筒上缓缓绕开，随着绕开的还有一张CD中细细纺出的歌曲精选，这些歌曲画家在白日倾听，吮吸到体内。

梦境重复着所有作品的序列——演唱的，器乐的。这里，思想紧紧依偎着思想。一个复合体。一件艺术品。画家试着描绘：

——悲怆的——幻觉——磨人的——悲伤和激情——这些是流血之声的河流告诉我的。这声音和颠覆力结盟，占据了想象的空间，驱除那里的真空。这是温柔、宁和的占据者。你以陀螺般飞转的亮光充塞一切。有时候（你的声音载体在转动）我的想象是一片空白，我什么都不想，只是站着、画着、听着你——直到我亦旗鼓相当地陷入孤寂，那里，你的声音里的怨诉攫住了我，那里，产生了那些动的像。

30

悲伤之辘
Eine Walze aus Trauer

与噩梦亲近如双胞胎，一个梦中梦向画家袭来，压倒了之前的一切梦。在梦里，佩提邦拖长的沉重声音变成夏夜的躁动——变成闷湿、城市空气、热浪。夏夜懒散地膨胀，滴着不安的泪水，梦撬开窗户和天灵盖一直跑到大街上，穿越人群，溢过车辆——梦是悲伤之辘，冒泡的粥，慢慢爬向做梦人。他该做什么？驱赶走像？他无法留住自己的想法。此时，她的声音已经往这像中投进了下一个动作。她满足斯科里亚宾的期望吗？他往信里朝歌唱家呼喊：

在我的梦境里我见到：你的歌唱让声音和色彩结为伴侣。声音和色彩在探讨黑暗的问题，扯着夜的边角。

31

沉重的歌声想要逃逸梦境——然而：缓和之绿还未转绿。是个棘手的局面。梦境不放弃痛苦的声调。那眠者在自身最深的沟壑里听着，看着，感受到，佩提邦幽怨的声音如何在不确定性的血浆中，划出一道覆盆子色的光流，穿越不确定性的血浆。橘红色拥抱着光流。为依赖情绪而纠缠混合。一片蓝色在它上面阴沉地变暗。变异为最黯淡的紫，然后沉入有害的黑，那是流血的云朵滴下对远方的渴求，歌声让渴求渗漏到梦的火焰中。覆盆子色、橘红色、黑中的紫蓝。折磨眼睛的混合色。他的耳朵却在吮吸色彩的混合——毫无顾虑——有如爱侣的嘴唇吮吸一切流动的情欲汁液。

男人还悬在睡眠里。梦的图像拱起。画面的中心朝他弯曲。她那由有声色彩组成的洪流爬过中心，蜷缩着，蠕动着。一个受苦的生物？向他的耳朵蜿蜒爬行的，是一条哭泣的蠕虫，真实像强酸一样腐蚀着。这是一首哀歌。最感伤忧郁的夏夜。

梦里画家就蹲在这画面之前。在路边石上。嘴巴张开。就像必须吞下一切。他倾听、和这条蠕虫一道感受，彼时——他心情沉重地怀疑太阳——悲伤拖在沥青上。

渐强。——幻觉耗尽。

32

“乒——乓”与反手扣球 Ping-Pong und Rückhand

终于。一切缓和下来。他看到，一阵嘈杂滚来，如此欢快而从容，似乎想嘲弄一只失去方向感的甲虫的摇摇晃晃。回忆从它的藏匿处溜出，回忆里反射出一个喜剧演员的舞台，女歌唱家在舞台上用一串最难的音列表演“乒乓”：

被拽进理解力无法把捉的画面——你做不到。你的艺术做不到，这是你对凋落和花粉的感知、对咬牙和魔法的感知。你柔软的不服从提出挑战。你的声音毋须畏惧繁杂。艺术或许应该不畏惧——但绝不应该爱——另外的东西：>>> 大众舆论的反手扣球。

之前提到的刚果的熙攘——叽叽喳喳吱吱啾啾以及猫咪的尖叫混合为声音的大杂烩——变成歌唱，越来越近，由帕萃西娅·佩提邦在给她儿子的歌《嘉奈娜夫人》中创造性地演唱。热爱她的艺术的人承认：

倘若我不能把这些领略为艺术巅峰，那我就是聋子。

33

难以记在乐谱——难以诉诸言语：这就是佩提邦声音艺术的发明。这里是一点残余，是一个从歌曲中迸发出来进入画家的暗示：

鸟儿的啼鸣//：// 来自女高音//！唱出来的！//一个// 民族缓缓走来 // 喧闹 //如 // 满座法学家 // 的机关。// 一切是以 // 交替的螺旋速度 // 咕咕声 // 叽叽 // 喳喳 // 啾啾 // 咕伊格里格里咕 // 嘎嘎嘎—嘎克 // 笑笑 // 哭哭 // 闹闹 // 骂骂 // 每一只 // 都操着// 不同的 // 鸟语 // 亢奋地自私 // 一!!! — // 然后 // 间断。// 沸腾 >>> 刹车 >>> // 冷却 //。 // 安静。// 现在声音 // 在苏丹和刚果 // 以及大海的// 童话 // 声波图里 // 震动// 接啄的艺术品 // 短暂 // 静默。// 可是，接下来：// 伽克—伽克 // 伽—伽—伽 // 噢嗨—嗨 // 伊咩。 // 本我的喧嚣再次爆发 // 声音提高 // 忽高 // 忽低。// 集体发疯？ // 这里起义了吗？ // 违背作曲家的 // 秩序？ 这鸟类地股市尖叫要为自己的秩序作证吗？

画家询问那发明者：

34

您唱出飞禽的喧闹。是否还有灰烬？是否还接着有蓝菊、洋葱和樱花？你是否会把生长的声音从其隐藏的存在中解放出来，编织成一部有声的童话？一片嘶嘶声劈里啪啦声组成的地毯？当你那让人迷惑的眼睛向我耳语：“如若我们应该歌唱灰烬，便歌唱灰烬”，那时我还未听到刚果的鸟鸣。现在那鸟鸣就在这里——你的地毯的先兆？我无比乐意报告它的出现。但是在我的信之外，一切都是另一回事：“人家”（穆西尔有云，“人家”即

“大众”) 如果想在您的才华根部编织一张观察之网, 就得委托一位笔风极简的作者。也许一个现代的胡戈·巴尔就不错, 或者是一个把一切都分解成元素的勤奋自然主义者。但是我给你写信, 且仅以作画者的身份, 而我也获得报酬: 书写让我接近你的声音, 并给我创作水彩画的灵感。我让言语像风景般滴落, 直接落入湿淋淋的颜料。甚至连琉璃画都有一些色彩滴落。

35

夜关上闸门。上层梦境给白日梦打开了潜逃的出口。画家渐近的清醒触动了一位勇敢女士的秘密:

———你那有承载力的自我理解。

它在我的身体里治愈了一切被撕碎、被损坏、布满皱纹的东西。你的勇气再次让我振奋。你的不知满足激励着我。我听到——尽管你从不对我说话——你在像的衣裙里说:

“看啊——我, 帕萃西娅·佩提邦
我劳绩卓卓。
而你呢?”

对此他只能回答:

你是爱琴海光辉中的一抹蓝。
你的声音清新地吹向南方,
我的碎片划伤了北方。

36

被梦捕捉的理性主义者也是做梦人

最后的冲动, 最后的幻想

Letztes Aufwallen, letzte Visonen.

画室里。松节油。到处: 油彩的蒸汽。蒸汽压着垫子上的汗味。画家——犹在梦中——朦胧感到自己醒了。他觉得自己就像街头扭打时被揍三次的拳击手, 牙齿滚落脚边, 却无人喝彩。

在慢慢消失的梦的迷雾中, 他第一次看到自己, 却认不出。他看到了自己的身体——那是在潮湿中肿胀的不知什么东西, 没穿衬衫, 没有皮肤, 没有鞋——他在想: 那条上帝从活生生的身体内掏出来的鱼, 正在这里分解。

梦者明白, 这是一次幻想邂逅的终结。他把最后的言语像画一样安置在梦里, 歌唱的女画家挥洒的线条再一次到达他。他听着她细腻的声音, 以《奥古德-乌拉雷》这首歌曼妙作结, 余音袅袅, 写下了他的最后一封梦中书札:

37

你以你的八度音之近, 为非洲之远配图。

在你歌声的波浪里, 歌曲飘荡着非洲平原的气味和色彩——让我也感受得到, 即便我只在图画中到过那炎热的大陆。人们感受到热带草原, 仿佛你让风掠过草原, 仿佛你的声音宁静、柔软, 却又——在这一点上, 它类似于大自然的漫不经心——毫不萦怀于后果地拂过草尖, 拂过人和动物的脚和背, 拂过醒来的人, 睡着的人, 正在死去的人——拂过烧水壶下的柴火, 拂过腐烂的骨头, 拂过死亡。

我试着换另外的文字来写: 你的声音拒绝任何松懈。你的声音刺穿任何想要理解的意图, 因而有一种提升的作用。一种缓缓升起的塑造力, 您就是这样将倾听的我从日常的世俗泥潭中超拔出来, 然而, 这倾听的我——被你的幻想遗弃——重落入其中。

有朝一日, 我能否朝自己画一首歌、一首咏叹调接近自己?

信断了。梦也断了。

追念

“这有害的实用性”——为追忆马里诺 (Giambattista Marino)

“内脏的记忆”——为追忆谢尔德拉克 (Rupert Shaldrake)

参与人员

沃尔夫拉姆·贝格尔 (Wolfram Berger)

演员、朗读者、表演艺术家，生活于维也纳和苏黎世。

本韦努托·切里尼 (Cellini, Benvenuto)

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其雕刻珀耳修斯和自传享有盛名。

让·谷克多 (Cocteau, Jean)

20 世纪诗人、剧作家、电影导演、画家。

策里尼·柯西尼 (Corsini, Celine)

翻译家，生活于柏林和巴黎。

帕萃西娅·佩提邦 (Petibon, Patricia)

歌唱家、表演艺术家，生活于巴黎。

格尔特·松塔克 (Sonntag, Gerd)

画家、素描家、雕刻家，生活于柏林。

说明

撰文：格尔特·松塔克，柏林。

绘画与

琉璃画： 格尔特·松塔克，柏林。

朗读：沃尔夫拉姆·贝格尔，维也纳。

印刷：柏林百科印刷工坊。

丝网手工印刷。

纸张：250 克手工制作重工纸。

版本：每本均不雷同，

每本书配有 CD 一张，由沃尔夫拉姆·贝格尔朗读。

琉璃画制品：封面窗口的琉璃画每本各不雷同。

琉璃画由艺术家采用琉璃制作工艺独自完成；

使用的琉璃原料来自品牌阿提斯塔 (ARTISTA®) 和布赛尔 (Bullseye)。

融合了陶金、金箔及不同琉璃粉。

装订：拉尔夫·里尔什，柏林。
该特别版本的所有书籍都采用皮革手工装订。
装帧封皮有红、绿、白、紫四色。

文字：书中文字的版面设计由约克·迈茨完成，
封面签名由格尔特·松塔克设计。

出版发行商：柏林艾斯汀（ESTIN）图书艺术工作室。

版权：文本、图画和琉璃画版权属格尔特·松塔克所有，
CD版权属沃尔夫拉姆·贝格尔和格尔特·松塔克共有。
